

附：

中譯

譯者：彭盛有

摘要

本篇文章回顧了 1934 年的《巴門神學宣言》以及另外兩樁歷史事件，這些事件中基督教神學不僅對抗專制政治，同時也對抗腐敗的宗教：即 1986 年的《貝爾哈爾信條》和 1518 年的路德《海德堡辯論》。在這三個情況下，耶穌基督及其聖靈的力量在政治和教會陷入絕望境地之時被呼求。

今天，在許多自由社會中的現狀，被著名猶太法學家約瑟夫·魏勒（紐約大學）以「基督恐懼症」一詞來描述。他認為，這種基督恐懼症與民主生活形式的削弱、專制形式的興起，以及對真理與自由的嚴肅追求的不斷削弱息息相關。因此，這三個歷史事件中的神學抗爭依然具有指導性的力量。

《巴門神學宣言》(以下簡稱《巴門宣言》) (*Die 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 1934

1934年5月31日，在伍珀塔爾（Wuppertals）的巴門區，德國認信教會召開的會議通過了《巴門宣言》。這份宣言至今依然是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教會史和神學史事件。在這份宣言中，德國的認信教會對1933年以來的國家社會主義獨裁政權進行了公開抗衡。宣言直指所謂「德意志基督徒」的致命神學發表了立場，他們試圖以其「一位上帝，一個民族，一位領袖」（Ein Gott – ein Volk – ein Führer）的意識形態，將福音派教會（Evangelische Kirche）屈從於希特勒的獨裁統治。

這份宣言的核心是神學與教會對耶穌基督及其在聖經文本中的見證之全然聚焦。「耶穌基督是唯一的上帝之道，我們在生與死中必須聽從、信靠並順服於祂。」這是《巴門宣言》的第一條主張。透過耶穌基督，我們「從世界無神的束縛中得到了喜悅的自由」（第二條主張）。基督的教會見證她唯獨屬於耶穌基督，並「唯獨以祂的安慰和指引而生」（第三條主張）。作為「基督的身體」，教會是一個弟兄姊妹的共同體，深知自己屬於那位為弟兄、朋友、貧困者及被排斥者的君王（第四條主張）。教會以期待耶穌基督之國度的到來——既是當下也是最終實現的國度——而生活（第五條主張），並且為祂的話語和事工而服事（第六條主張）。

《巴門宣言》是對獨裁政治權力與腐敗教會勢力的抗爭，是對暴力與謊言壓制自由與真理的鬥爭。它以耶穌基督中上帝的啟示及聖經的見證為基礎來進行這場抗爭，從而追隨了宗教改革神學的偉大典範。此宣言本身也成為了其他教會在類似危險處境中抗爭的榜樣。

《貝爾哈爾信條》(*Das Bekenntnis von Belhar*) 1982/86

《貝爾哈爾信條》（源自開普敦郊區貝爾哈爾）受到《巴門宣言》的啟發。在此信條中，「南非聯合改革宗教會」（Uniting Reformed Church in Southern Africa）對抗國內殘酷的種族主義政權及其所控制的教會。同時，貝爾哈爾信條以三一論的方式拓展巴門宣言的基督論與聖經神學取向。耶穌基督在祂與創造者上帝及聖靈的團契中掌管教會。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以及對神聖靈力量的信靠，尤其是其解放性及聯結眾人、祝福滿滿的作為，賦予教會面對政治和教會中種族主義、分裂及壓迫力量的能力。

南非的朋友們曾報告說：只要我們僅僅從政治和道德角度對抗種族隔離制度，我們的解放進展就無法取得成功。只有當我們從神學的角度揭露政治和教會的權謀與勢力時，改變的進程才開始啟動。

這種以耶穌基督及聖經傳統為導向的神學，其革命性的力量，無人比馬丁·路德更為明確地展現出來——他在 1518 年 4 月 26 日著名的海德堡辯論中正是如此呈現了這一力量。

《海德堡論辯》(*Die Hadelberger Disputation*) 1518

在《海德堡辯論》中，路德同樣採取了一種以耶穌基督及聖經神學為導向的、和平但不妥協的方式，對抗壓迫性的政治和同樣壓迫性的教會。

路德最初在講道中反對贖罪券的思想和贖罪券買賣。他內心深懷憂慮，於 1517 年 10 月 31 日——今天被視為宗教改革開端的那一天——向美因茲大主教和布蘭登堡教區的主教致信：「我痛心於民間的錯誤觀念……那些可憐的靈魂相信，只要購買了贖罪券，他們便確保了自己的得救。如此一來，敬愛的主教，您所

照管的靈魂被引向死亡。」隨後，路德的語氣變得更加嚴厲：「對於一位主教來說，若他對福音隻字不提，而僅僅讓贖罪券的喧囂傳遍其信眾，這是何等的恥辱。」

路德在附上的論題中挑釁地質疑：「為何教宗不基於至聖的愛，一次性將所有靈魂從煉獄中解放出來？為何只解放那些願意支付金錢的人，『基於最不義的金錢』？」悔改只能源於對人類罪責的認識和對上帝恩典的理解。而這兩者將顯明於基督徒「努力追隨其元首基督，經歷十字架、死亡和地獄」之時。

隨著反對贖罪券的呼聲逐漸成為對教會權力濫用和錯誤宗教教導的公開指控，針對路德的攻擊也隨之加劇。在這樣的緊張局勢下，路德的修會上級屢次請求他顧及奧古斯丁修會的聲譽：「因為其他修會已經因我們的困境而『幸災樂禍』歡欣雀躍……奧古斯丁修會現在也不得不承受這場烈火的考驗。」大約在 1518 年 4 月 13 日，路德從威騰堡出發——起初走了一段漫長的路程——前往參加 1518 年 4 月 25 日和 26 日在海德堡舉行的奧古斯丁隱修會的全體大會。

他為自己準備了一場重大的、甚至具有革命性的辯論，這場辯論針對的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經院哲學和形上神學，路德認為這些神學觀點正是錯誤贖罪券實踐的基礎。路德的 28 條神學論題和 12 條哲學論題在大庭廣眾之下，由五位神學博士進行了討論。

其中的核心思想體現在如下論題中：一個真正的神學家，不是那位透過上帝的作為去感知和理解上帝不可見本質的人。對那些追求這種認識的人，路德指責經院神學家，認為他們試圖「潛入關於神性的絕對思辨之中」。真正的神學家應當是理解那位在苦難和十字架中顯示其本質並向世界顯明的上帝的人。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向世界呈現了其人性和軟弱。上帝希望藉著受苦被人認識；祂意圖棄絕「不可見的智慧」，並以「可見的智慧」取而代之。

十字架神學是一種革命性的神學。唯有在耶穌生命的光中，並在祂藉著復活的大能將聖靈「澆灌」在人類身上的光中，才能充分理解這場改革的全貌。正如路德清楚看到的，這場改革反對那種僅透過深奧思辨建立的神觀——這些神觀僅對於少數精英才可觸及的認知，也反對那些對上帝與人類苦難、困境及多種自我危害之間的交涉視而不見的宗教形式。

以基督論和聖經神學為導向的宗教改革神學，促成了一場廣泛的教育運動，從長遠來看，這有助於促進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的發展。⁴

歐洲的基督恐懼症（Christophobie in Europa）2004

約瑟夫·魏勒（Joseph H. H. Weiler），南非出生的正統派猶太人，是紐約大學法學院及布魯日歐洲學院的國際法與歐洲法教授，他指責歐洲存在一種「基督恐懼症」的態度。在焦慮地試圖避免公開提及耶穌基督及基督教的過程中，歐洲阻礙了自身文化與精神基礎的回溯及其創造性的發展。⁵因此，歐盟憲法最後草案，儘管篇幅達七萬字，卻不敢提及基督教一次。

與魏勒的觀察相符的是，甚至那些捍衛「基督教歐洲」（christlichen Europas）及其「基督教價值」（christlichen Werte）的保守派人士，也常常缺乏基督論的立場，且沒有明顯的聖經學識，即便他們似乎在為這些缺失感到遺憾。當宗教指導仍然成為話題時，人們往往避免觸及具體的神學基礎。取而代之

⁴ Michael Welker, Michael Beintker, and Albrecht de Lange, eds., *Europa reformata: Reformationsstädte Europas und ihre Reformatoren*, 2nd ed.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16), English and Korean translations, 2017.

⁵ J. H. H. Weiler, *Ein christliches Europa: Erkundungsgänge* (Salzburg and Munich: Pustet, 2004), esp. 75ff.

的是，一種主觀的虔誠強調某種模糊的超越性，曖昧的意義修辭、自然浪漫主義或象徵性的裝飾品。這些傾向還伴隨著努力不去冒犯世俗和不可知論者的觀點，並避免因信仰的表白而干擾宗教間及思想上的開放性。然而，也存在一些更為深入的神學理由來解釋這種「基督恐懼症」的態度傾向。

上帝之靈與耶穌基督之靈的力量

如果僅僅將造物主上帝與由自然與宇宙構成的「創造」相聯繫，那麼今天在宗教信仰上就會面臨挑戰。自然科學已經相當有力地占據了這些領域。然而，根據聖經的觀點，「創造」並不僅限於自然，還包括文化、物質和精神的現實。然而，即使面對精神層面的現實（儘管數學和音樂顯示了其巨大力量），思維上依然存在許多障礙。在哲學和常識的影響下，精神（靈）主要被理解為一種心智能力，被簡化為思維、情感、意識和自我意識，或者被轉向形而上學的思辨中。對聖靈的呼求在神學和虔誠中大多淪為口頭承諾。

然而，如果沒有創造精神世界的上帝和神聖之靈的力量，就無法理解耶穌基督的真正權能和祂的神性。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停留在對拿撒勒的好人的理解。然而，僅以耶穌為拿撒勒的好人，無法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基督論，相反，面對基督神性的宣認，只會直接坦率地導致「基督恐懼症」。

五旬節運動和靈恩運動採取了不同的方式，這些運動主要於20世紀興起，特別是在南美洲，並且擁有約六億名信徒，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敬虔運動。他們認為自身的活力和影響力根源於對聖靈及其「澆灌」（Ausgießung）在人類身上的專注，這種澆灌不分性別、種族、教育階層及其他社會差異。五旬節運動和靈恩運動的許多現象對於西方思維顯得異常陌生。而這種距離

感更進一步加深，特別是由於觀察到在拉丁美洲，媒體權力、政治權力和腐敗勢力掌控了這些在宗教上取得顯著成功的運動。

然而，在我們這裡以及其他地方，也展現出對上帝多重作為的神學敏感性，這種感知能夠對抗對「聖靈澆灌」（Geistausgiebung）的保留態度以及「基督恐懼症」。這種神學感知具體體現在對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話語中，這些話是他於 1944 年年底從柏林的監獄中寫給他的未婚妻和家人的，如今這些話在德國乃至全世界引發了廣泛的共鳴：「被美好的力量奇妙地守護，我們滿懷信心地期待未來的一切。上帝與我們同在，無論在傍晚還是清晨，並且必然在每一個新的一天。」

什麼是上帝的美善力量？這些是聖經所見證的聖靈的力量——正義、自由、真理、和平、慈愛以及對鄰舍的愛。這聖靈在許多美好的人生領域中都在運作——包括法律、科學、教育、醫療、有責任感的政治及公民社會，還有許多其他的場所。⁶ 它從「四面八方」圍繞並觸及人們——無論他們是否願意承認它的存在。

對基督徒而言，聖靈在耶穌基督中有了具體的形象。祂在祂的生命、事工中臨近人們，並且透過祂的受難及復活的力量，藉著聖靈使人們感受到祂的臨在。這個神聖的靈並非僅屬於組織化的教會和既定基督教的特權。巴門宣言、貝爾哈爾信條，以及宗教改革的開端，在它們以耶穌基督之名對抗腐敗教會的鬥爭中，以極為有力的方式清楚表明了這一點。

⁶ Michael Welker, *In the Image of God: An Anthropology of the Spirit*, Gifford Lectures 2019/20, 2nd ed. (Leipzig: Evangelische Verlagsanstalt, 2021), translated by Douglas W. Stott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21); translated by Kim Hae Kwon and Lee Kang Won (Seoul: Presbyterian Church of Korea Publishing House, 2022).

作者簡介：

邁克爾·韋爾克（Prof. Dr. Dr. Dres. h.c. Michael Welker）是海德堡大學系統神學的資深教授，並擔任國際與跨學科神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是海德堡科學院和芬蘭科學院的成員，並在多所大學擔任訪問教授及受任講座教授，出版了 50 本書籍及 450 篇論文（詳見：michael-welker.com）。